

# 聖經人物的啟示

## 忠於使命，至死不渝 — 耶肋米亞先知

廖信堅

### 1. 動搖虛假的樂觀主義

耶肋米亞先知十八歲蒙召，其時為猶大王約史雅時代，約元前 627 年，他執行先知職務歷 40 年，跨越五個王朝，即約史雅、約阿哈次、約雅金、耶苛尼雅、漆德克雅時代，先知見證了猶大王朝最充滿危機的歲月，甚至目睹耶路撒冷陷落，達味後裔王朝崩潰，但最要命的是，從開始任務那天，先知要面對的是所有人，包括統治者和人民的攻擊(耶 1:17-19)，而這些攻擊將要伴隨先知一生，因為一開始天主就告訴他要去執行「拔除、破壞、毀滅、推翻、建設和栽培的任務」(耶 1:10)；更甚者，他的工作，註定徒勞無功，因為他煉淨的對象 — 以民是「拋棄的銀渣」(耶 6:29-30)，這樣的使命，真是多麼嚇人啊！

約雅金時，約史雅所推行的宗教改革已蕩然無存，但全國上下，都接受假先知所謂的虛假樂觀主義，認為藉著聖殿、祭獻，天主就會與他們同在，國家就會免於危險，達味王權就會千秋萬世；就像昔日依撒意亞先知為猶大王希則克雅祈求，使耶路撒冷能免於亞述之手一樣，(編下 32:9-23)如今，天主也會拯救他們於巴比倫的攻擊。

但天主叫先知要打擊人民這樣的想法，所以他在聖殿門口宣講天主的話，說除非以民徹底改善生活行為，行事公道，不流無辜者的血，不跟隨外方神祇，否則他們就不能依恃聖殿，視其作他們的保障；因為不相稱的宗教生活其實是把聖殿變了賊窩，他

們要面對的懲罰將是聖殿被毀，命運會如史羅的聖所一樣(耶 7:1-15)。至於以民以為可以靠獻祭去換取平安，天主說在出埃及那天也沒有談及或吩咐以民要奉獻過甚麼，反之只吩咐以民要聽從天主的話，過相稱的生活(耶 7:21-23)；所以就算有聖殿、有祭獻，但如沒有相稱的生活，最終「猶大城內和耶路撒冷街上，再聽不到歡愉喜樂聲音，因這地將要變為荒野」(耶 7:34)。

很多司祭在約史雅推行宗教改革，實行聖殿祭獻中央化時已失了業，因為他們不能再在耶路撒冷外獻祭，所以空懷一腔怨氣，現在先知竟然說他們賴以為生的聖殿祭祀也沒有用，推翻他們的地位、生計，他們那能不怒？統治者一向認為聖殿是王室的保障，一旦失去，王室還能有甚麼可以依恃？所以全國上下一聽，恨不得要置先知於死地！(耶 26:7-11)幸好有些有份參加約史雅宗教改革的現任官員為先知求情，先知才能倖免於難。(耶 26:16-19)

面對死亡威脅，先知仍忠於使命，他繼續在陶業門進口處的托斐特宣講天主的話：警告在耶京被圍時，城市會哀鴻遍野，人會吞食自己的子女，而耶京和以民的命運將像陶工的器皿，被打破而無法補救(耶 19:1-12)，然後先知更進入聖殿內院，重複陶工碎瓶的宣告，引至聖殿管理人員的盛怒(耶 19:14-15)。元前 605 年，即在聖殿宣講後四年，先知已被禁止進入聖殿，當時巴比倫已打敗了亞述及埃及(耶 46:2-12)，但約雅金仍矇然不覺，照舊依附埃及，先知遂寫警告於書卷，命書記巴路克在聖殿誦讀；內容是猶大必亡於巴比倫之手，而約雅金將陳屍原野(耶 36:1-10, 29-30)。君王約雅金讀了書卷，氣得馬上把它燒掉(耶 36:20-26)，一面派人捉拿先知；但先知仍沒有退卻，他照天主的吩咐，把燒了的書卷重寫，因此我們有機會讀到先知的紀錄(耶 36:28, 32)。

為什麼全國上下對先知的警告恨之入骨？因為先知在聖殿門口的宣講徹底動搖當時的信仰：一般認為聖殿、祭獻就是保障，天主會藉二者的存在保護他們的國家免墮敵人之手，但先知的宣告卻粉碎了他們信仰的核心。其實，先知的信息和申命紀神學派是一致的：「你們應聽從我的聲音，那麼我必作你們的天主，你們也必作我的人民」（耶 7:23）。

對先知的警告，我感到非常震驚及沉重，其實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和當時以民的想法並沒有大的分別，我們也認為自己受了洗、常返教會、常領聖事就是有了保障，對生活的缺失、屬靈生命的狀況我們不太醒覺，因為大多數教友都沒有機會把先知的話，仔細地讀一遍。恐怕我們有時會依恃自己的熱心善工，認為堂區上下一心，善會活動蓬勃，就我們的保障。但我們的屬靈生活素質如何？參加各種活動是好，但在一切之上，我們需要聖言指導，因為聖言會不留情面，如利刃撕破我們的掩飾，使我們的良知復甦，鼓勵我們振作，使團體回復共融，使活動不致偏離了方向。

先知的擇善固執，有勇氣去揭示問題的根源，雖阻力大到有生命的威脅，仍不退避，從他身上，我們也看到主基督面對邪惡毫不退讓的預象，在今天人云亦云，奉承世俗主義、宗教自滿的環境，先知的聖殿宣講，是頂頭棒喝，我們真的要虛心細讀先知的宣講，反省自己所依恃的是甚麼。

## 2. 迫害不斷

猶大末年的政治氛圍是想聯合埃及和其他鄰國，一起對抗巴比倫，元前 589 年，猶大起義，巴比倫得知，馬上揮軍南下圍攻

耶京，漆德克雅請先知轉求上主，希望天主會救他，有如昔日解救希則克雅一樣。但先知卻要轉告洩氣的話：「我必將猶大漆德克雅和他的臣僕，並這城中幸免於刀劍的人民，交在巴比倫王拿步高和他們的仇敵……」（耶 21:4-10，34:2-5）。漆德克雅遂向埃及求援，巴比倫人見埃及出兵就撤退，但先知卻說巴比倫人必會再兵臨城下，先知轉告的又是晦氣話，雖然事後果然如此（耶 37:7-10）。

先知後來被誣通敵下獄，首先被囚在蓄水池中，其後在拘留所中，但仍力勸漆德克雅投降（耶 38:17-18）。元前 587 年，耶京被陷，漆德克雅被捕、子女被殺，雙目被剜，囚死於巴比倫。全國上下，除了一無所有的窮人留守耶京外，全體充軍巴比倫（耶 39:1-10）。先知的預言到頭來一一應驗了。

事後，巴比倫王指派猶大平民革達里雅作管理員，蓄意消除達味王室，但他被王冑後裔依市瑪耳所殺（耶 41:1-3）。猶大遺民怕巴比倫王報復，遂要求先知和他們一起走避埃及，先知傳天主的話，力勸他們應留在耶京鄉間：「假使你們決意往埃及去……你們害怕的刀劍必在埃及襲擊你們」（耶 42:7-22），但約哈南和其他部隊首領不聽，執意要把先知及巴路克帶去埃及。這事以後便再沒有先知的消息了（耶 43:1-7）。

為什麼先知能終生作一個邊緣人，受人排斥，說的話永遠是徒勞無功，但仍能忍受？仍能忠於使命，至死不渝？會不會因為先知也曾多次傳天主會使以民回歸的話：「以色列你不要驚慌，因為我必從遠方救出你來，充軍之地救回你的後裔，使雅各伯歸來，居享安寧，無所恐懼，因為有我與你同在」（耶 30:10-11，31:7-14）。在耶 31:31-34，先知更說天主要和以色列重訂盟約，將法律放在他們肺腑裡，寫在心頭上，祂要作他們的天主，他們要

作祂的人民 (耶 31:31-34)，所以雖然眼前的是頹垣敗瓦，先知仍有盼望、仍有持守。但回想先知雖然曾傳過這些充滿希望的話，但對比洩氣的話，畢竟只是鳳毛麟角，而且允許、希望也遲遲沒有實現：在第二次充軍(元前 587 年)，漆德克雅被俘後，甚至第三次充軍後(元前 581 年)都沒有實現。(第三次充軍是因為留在耶京的以民殺了巴比倫王委派的管理員革達里雅，故遭巴比倫王報復)。

楊牧谷牧師在『淚眼先知耶肋米亞』一書有這樣的見解：在耶 45 章，天主通過先知的口告訴巴路克，「我拆毀的是我所建造的，我拔除的是我所栽培的，我要打擊全地，你還有甚麼大事可為自己請求；不必請求了，看，我給一切血肉招來災禍，至於你，不論你到甚麼地方去，我必賜你生命，如獲勝利品」(耶 45:4-5)。

在漫長的等待中，在漫天戰火中，人有甚麼可以做的？唯有全心信靠，而天主，祂有能力拆毀建造的、拔除栽培的，必有能力保存祂所愛的人底生命。或許就如楊牧谷所言，這就給了先知力量支撐下去，仰望天主許諾的實現，儘管等待又等待，直到明日之後。

### 3. 長歌當哭

耶肋米亞先知是位痛苦的先知，一開始，他蒙召的目的就是去向「拋棄的銀渣」(耶 6:30)，預告猶大即將面臨的懲罰，所以結局註定是徒勞無功；此外，因他所說的都是「拔除、破壞、毀滅、推翻」的話，雖然目的是為了建設，但這樣難聽的話，又有甚麼人會接受呢？(耶 1:10)

從先知直斥以民濫用聖殿及祭獻，過的卻是不相稱的生活開始(耶 7 章)開始，全國上下皆對他恨之入骨，其中甚至包括先知的父族和兄弟(耶 12:6)；原因是耶肋米亞出身於司祭家庭，而先知在聖殿門口的宣講恰好挑戰司祭和先知們的切身利益及信仰核心：他們視聖殿、祭獻為信仰上的庇護，此外，先知又揭露了他們敗壞的生活，因此他們恨不得除先知為快。他們警告先知：「你不要奉上主的名講預言，免得你死在我們手裡」(耶 11:21)；就算連親人也蓄意謀害他，要把他由活人的地上拔除，因為先知威脅他們的利益，這真令先知始料不及，也傷心欲絕：「我好像一隻馴服被牽去宰殺的羔羊，竟不知他們對我蓄意謀害」(耶 11:18-19)。

先知忍受不了眾叛親離的疼痛，他像約伯一樣向天主發問：「為什麼惡人的生活總是順利？詭詐極惡的人總享安寧？」(耶 12:1) 但天主卻這樣回答他，「你與人徒步競走，尚覺疲乏，你怎能與馬角逐？」(耶 12:5 )意謂如今親友的背離，你且覺得受不了，那將來的考驗，猶如深入叢林區，充滿危險，你又如何？一切的苦都是為了磨練啊！先知只有繼續受苦了。

為了傳天主的話，預告北方的鐵和銅不能折斷(耶 15:12)，先知成了與普世對抗相爭的人，「我沒有向人借貸，人也沒有向我借貸，人卻都辱罵我」(耶 15:10)，他痛苦，想放棄傳道，但又辦不到：「你的話一到來，我就吞了下去，你的話便成了我的喜悅，我心中的歡樂……因我是歸於你名下」(耶 15:16)，在使命和考驗的嚴厲間先知苦苦掙扎徘徊。

陪伴先知的是無盡的孤寂，因為先知的一生成為了以民命運的象徵：他要獨身，不娶妻、不育兒、不進入居喪之地，不聞婚嫁之聲，以一生的荒涼去啟示叛逆猶大的命運(耶 16:1-9)。先知依靠的唯有天主了，但天主的眷顧卻像「一條不常有水，變化無常的

溪流」(耶 15:18)，加上不時要經歷天主的隱藏，那就真教先知無法忍受了：「為甚麼我的痛苦如此長久，我的創傷不可醫治？」(耶 15:18) 先知痛苦之極，他甚至說父母生了他這個如此苦命的人真是大大的不幸：「願我誕生的那一天，是可咒罵的，願我母親生我的那一天，不蒙受祝福！願那給我父親報信……的人，是可詛咒的！」(耶 20:14-15)

但天主卻在先知反覆詢問中，讓他看到無論境況怎樣壞，人最終的依靠就是在主前站立：「你若回來，我必讓你回來，使你能再立在我面前。」另一方面，無論怎樣艱難，先知也不可以跟隨了以民的觀點(耶 15:19)，那他最後便不會被敵人制勝(耶 15:20)。

宗教領袖、司祭、智者、先知都不斷合謀陷害先知，誣衊他，不理他的勸告，這令先知極度憤怒，他求天主為他復仇，詛咒敵人的後裔(耶 18:21-23)，聽起來，先知的詛咒也極其毒辣，但其實是愛之深，責之切。先知是個性情中人，他對以民滿懷關心，只是恨鐵不成鋼，第一次充軍後，先知不忘寫信勉勵充軍的同胞，叫他們在巴比倫安居，因天主最後會看顧、會領他們回歸(耶 29:1-14)。先知也常為以民的命運痛苦不已：「我的肺腑……我痛苦欲絕，我心已破碎，我心焦躁不寧，我不能緘默，因為我親耳聽到了角聲……因為我的人民愚昧……沒有明悟，只知作惡，不知行善」(耶 4:19-22)；在另一處，先知也說：「我眼淚直流，因為我的人民大受摧殘，受了嚴重的打擊」(耶 14:17)。

最令先知痛苦的是，蒙召的目的是為了毀滅、破壞，但接著下來建設及栽培的工作卻遲遲沒有實現，他終日好像只講「暴虐破壞」的話，這使他淪為笑柄，成了人民的公敵，所以他說天主引誘了他，使他成了受辱受譏的對象(耶 20:7-8)。先知想放棄使

命，但一不發言，就好像有火在內裡焚燒(耶 20:9)，結果，他只有苦苦掙扎；在這漫長的過程中，先知終於明白天主一直與他同在，而孔武有力的天主必救他於凶惡(耶 20:11-13)。

先知的痛苦在耶 11:18-12:6，15:10-18，18:18-23，20:7-12 表達得淋漓盡致，為甚麼先知能堅持不放棄？楊牧谷認為先知把自己的命運和以民的命運連在一起了：一個是走向國破家亡荒涼終局的民族，一個是終身受苦老死他鄉的苦人；此外，先知也把自己和神連在一起，一個是被人拋棄的人，一個是被人拋棄的神，所以先知的一生成為了象徵。或許這就解釋了先知為什麼不去巴比倫，為什麼任人帶往埃及，客死他鄉，因為他明白，他的一生就是被詛咒、被遺棄的象徵。(註)

但我想，在這明白的背後，應是一份悲天憫人的愛，為天主的被背棄、為人的瞽盲而傷痛，憐惜，所以願意用自己的生命去為天主傳話，叫瞽盲的人走出黑暗，並以可昭日月的忠心去抹拭神傷痛的眼淚。

先知孤寂一生，終身作人對抗的對象，但卻背著沉重的十架走下去，縱然哀歌不斷，我覺得先知是苦，但卻有福真正感受到主所背負的痛苦和沉重；也就是這份孤寂，塑造他獨特的一生，成為淚眼先知，成為和以民命運綑綁在一起的先知，他成為現今以色列民族最景仰的先知。

移民後，我獨居海外，默默學習聖言，希望從中聽到天主鼓勵、支撐我生活下去的說話，我沒有同工、也沒有指導我的師長，但正因為這樣，研習聖經更成了我的使命，成了我支撐下去的理由，在生命的孤寂中，我又感到了召叫，就是要在學術和非學術研究間走出一條小徑，幫助渴求聖言的兄弟姐妹。再三再四



地讀先知的長歌當哭，慢慢就得著了更多的鼓勵和啟示，先知的一生就是一個「撐下去」的象徵，遑論人生何如凶險，但只要你不放棄你自己，天主絕不會放棄你，四面楚歌，又或萬籟無聲，但只有天主一個明白你就已足夠。想著先知坎坷的一生，我就好像聽到聖經常常記載天主的安慰：不要害怕！先知的持守在我內心形成了一股力量，不要怕，依靠天主，撐下去！呢喃間，浮遊的心就開始像花絮，靜靜地飄落春泥上。

回首欄柵處，大地蒼茫，黯然包裹萬千心靈的創傷，但在傷痛、死亡、毀滅之上卻常見人性美麗的光輝，那是天主撫慰的手，治療包紮，從黑暗、死寂的幽谷帶我們上升，在生靈塗炭的廢墟上建造新生。先知付出了淚眼的一生，我們也可以用自己的孤寂擁抱哭泣的心靈，在傷痛中以濡相抹，在哀歌中我們會聽到天主柔聲的安慰。

耶肋米亞先知的長歌當哭，為我是安慰書，也是希望之書；先知教懂了我，放下自己，打開心靈，隨天主的帶領，只要心中有不滅的愛，儘管弱如螢火，終有一天，我會在主面前站立；而在這之前，以淚眼、孤寂譜一生的哀歌也不打緊。

先知，謝謝您的眼淚，因它洗滌了多少孤苦的心靈！

阿信

2010年初稿

2014年3月次稿

參考資料

1. Guy P. Couturier, Jeremiah in The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edited by R.E. Brown, J. A. Fitzmyer and R. E. Murph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1990, p265-297.
2. 楊牧谷，淚眼先知耶利米 — 一個甘於寂寞、忠於所托的故事，校園書房，出版社，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22 號，1989 年。
3. Deportation of Judah,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Jewish Encyclopedia, 2002 <http://www.bible-history.com>
4. 阿信，呵氣如蘭，舊約聖經酣研讀及反省，塔冷通心靈書舍，2010 年。